

新宋

十字

2

阿越◎著

公元1069年，中国历史

一次试图扭转历史转轮

XINSONG 2

继《曾国藩》、《张居正》之后
最有可能问鼎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的作品

《十字》、《权柄》、《燕云》三部完整落成！

新字

十字

2

阿越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新宋·十字 2/阿越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8. 1

ISBN 978-7-80755-203-1

I. 新… II. 阿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80915号

书 名: 新宋·十字 2

作 者: 阿 越

责任编辑: 阎 丽

特约编辑: 于 桐 王俊辉

责任校对: 李 鸥

绘 图: 胡 沱

装帧设计:  · 刘婷瑜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6/32/35/43

传 真: 0311-88643234

印 刷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670×970毫米 1/16

字 数: 220千字

印 张: 15.5

版 次: 2008年2月第1版

2008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978-7-80755-203-1

定 价: 22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关于本书



北宋熙宁二年，公元纪年为1069年，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开始。

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改革，从政治、军事，到农业、商贸，它触及了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。与此同时，王安石，司马光，苏轼，曾布，吕惠卿……这些北宋的杰出之士因为变法而展开了明争暗斗。

在变法必然失败的定数下，来自现代社会的历史系大学生石越，不可思议地出现在宋都汴京城。在震惊平息之后，他开始运用千年的知识积淀，对这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进行惊险的干涉……

作者简介

阿越，湖南人。1980年生，理工科毕业，后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，攻读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生。2004年开始动笔撰写《新宋》，历经数载，完成《十字》、《权柄》、《燕云》三部。阿越的作品思想深刻，文风严谨，于真切翔实的历史氛围中创造出想象的多样性和丰富性，是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家。

新宋 十字 3

Coming Soo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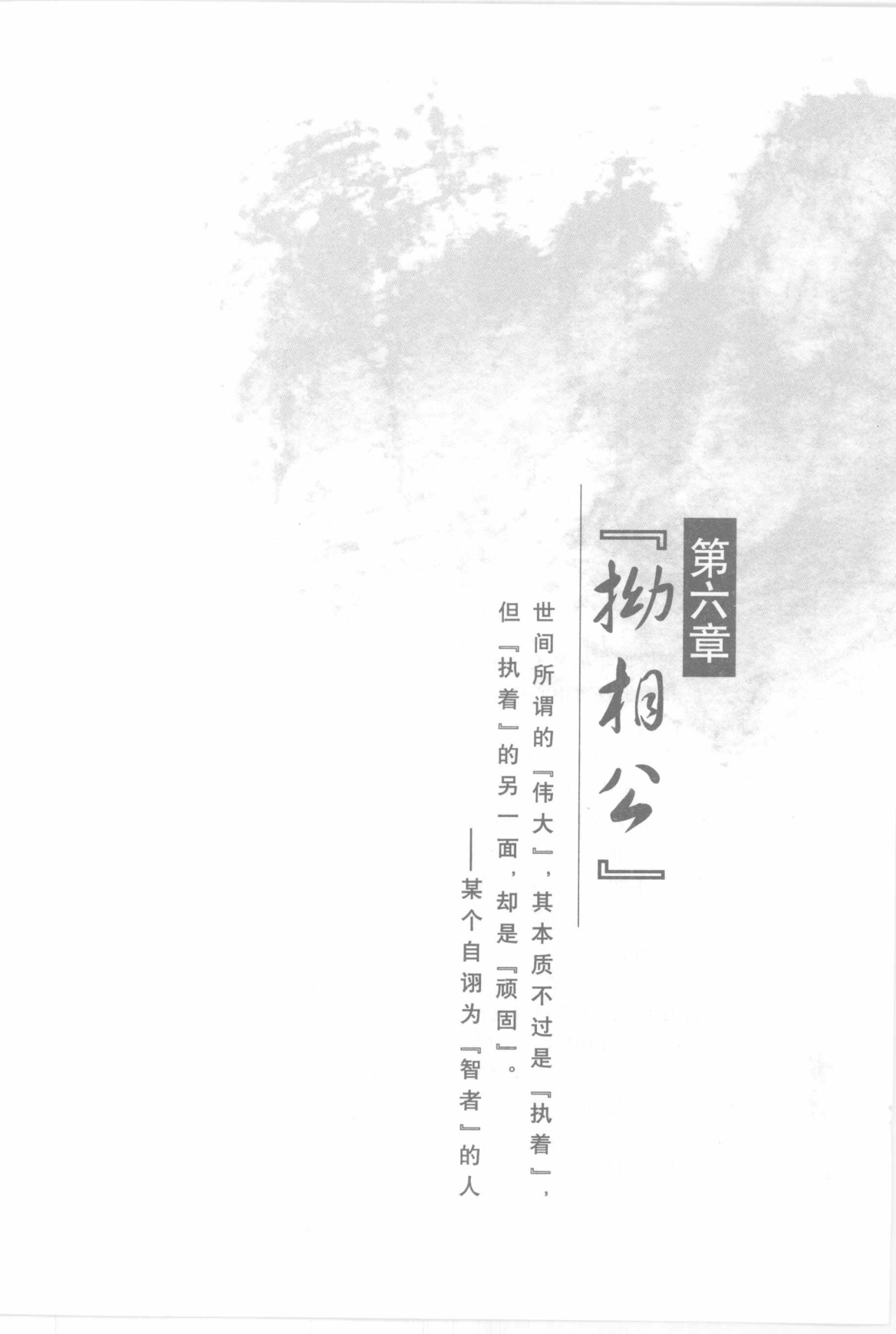
程颢代表桑家来石府提亲，赵项却在此时突然下旨要把王安石的女儿王昉赐嫁给石越。北宋朝野一时流言四起，石越亦是惊疑不定。

熙宁七年的旱灾如期而至，而在此关键时刻，石越外放杭州，朝中的旧党趁此向王安石发动致命一击……

责任编辑：阎丽
特约编辑：于桐 王俊辉
责任校对：李鸥
绘图：胡沱
装帧设计：[设计] 刘婷瑜

新宋 目录

● 第六章 『拗相公』	001
● 第七章 离间计	039
● 第八章 汴京新闻	077
● 第九章 吕氏复出	117
● 第十章 天下才俊	155
● 第十一章 再度交锋	191
● 附录 新宋·地理志	233



第六章

『拗相公』

世间所谓的『伟大』，其本质不过是『执着』，
但『执着』的另一面，却是『顽固』。

——某个自诩为『智者』的人

从熙宁四年的冬天开始,开封城的天气就一直是阴沉沉的,沉闷的天气,和大宋权力中心的气氛一样,让人感到压抑与难受,使许多人都喘不过气来。

冯京捧着一大堆公文如往常一样走进中书省那简单的厅堂里,王安石请辞,王珪请了病假,现在掌印的宰相就只有他一个人了。冯京吩咐了各部曹的官员把公文按轻重缓急分类整理好交过来,自己便坐在案前埋头开始办公。少了王安石的政事堂,气氛也显得额外沉闷。

冯京顺手翻了一下公文,瞄了外面的天气一眼,自顾自地说道:“看这天气,说不定有大雪要下。要知会一下开封府,寒冬大雪的天气,可不要冻死人才好。”

有人听到冯京说话,便应道:“冯公,这事曾大人早就吩咐下去办了,开封府推官断不敢怠慢的,您尽管放心。”

冯京心里不由闪过一丝不悦,曾布这个“检正中书五房公事”,出了名的眼里只有王安石。这件事本是好事,但是连自己这个当值的宰相都不知会一声,就径自施行,让人心里真不舒服。

但他毕竟是久经宦海之人,心里虽然不快,脸上却不动声色地笑道:“他倒想得周到。”又问道:“今年各地青苗法与京东西、两浙、河北

东三路试行青苗法的报告交上来了吗？”

“前天就交上来了，曾大人和几位大人合计，这件事要等丞相回来了再处置方为妥当，压在那里呢。”

冯京听见这话，心里更加不快。但又不好发作，倘是发作，倒是好像自己盼着王安石永远不能回这中书省一样了。他暗自苦笑一下，打量一下中书省的官员，十之八九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青年俊杰，这些人办事颇有干劲，议起政来也头头是道，自己在中书省的作用，原来也不过是签字画押而已。便是王安石请辞，但是他那巨大的阴影，依然笼罩着中书省，中书省的大小官员们，小事自己下令施行，大事留待王安石回来，冯京有点不明白自己待在这里有什么意义了。

把目光漫无目的地投向窗外，冯京突然感觉到王安石像极了院子里的那棵巨大的古槐树，无时无刻不用自己的枝叶罩着中书省的院子。一股心烦意乱的感觉冒了上来，冯京突然有种无力感，觉悟到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取代王安石，他挥了挥手，无力地说了一声：“知道了。”便开始继续办公。

2

王雱一面取下披风，一面走向屋子里。屋子里的几个人见他进来，都起身相迎。王雱忽然感到胸中气血翻滚，咳了几声，方勉强笑道：“我来晚了。”

“公子，你已经说服丞相了吗？”有人急切地问道。

王雱一听声音便知道是在国子监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谏官张琥，因摇了摇头，叹道：“我父亲不是那么容易说服的，我已托人送信给吕惠卿了。”

张琥大吃一惊，道：“元泽，你不是说吕惠卿狼子野心，不可不防吗？”

王雱苦笑道：“事急且从权，眼下只有吕惠卿能说服我父亲。如果办这件案子的是吕惠卿而不是邓绾的话，石越演不出这出双簧。”

张琥恨声说道：“邓绾行事也是太孟浪了，如今害得我们这般被动。”

王雱冷笑道：“事后怨人，于事何益？石越这一招，我们谁又能料到？

本来以为邓綰是个玲珑之人，做事会有分寸，才让他去办这件事，他是想当御史中丞想疯了，居然这样小看石越。”

有人笑道：“现在说这些也晚了。曾布当时首尾两端，也是石越能得逞的原因。曾布虽然捍卫新法，但是和石越私交不错，我们也是失算了。”

王雱循声望去，说话的却是新上任的监察御史里行蔡确，也是对御史中丞一职极有野心的男子，虽然是邓綰举荐，但对于邓綰的落马，他心里只怕是在暗暗高兴。王雱有心要刺一下他，淡淡说道：“邓綰罢知永州，并没什么要紧的，他始终是礼部试第一名的进士，迟早有一天能回到开封府。”顿了顿，见蔡确神色如常，心中不由暗暗诧异，又道：“这里都是自己人，大家开诚布公，当务之急有两件事：第一是说服我父亲不要辞相，否则新法前功尽弃；二是白水潭案的主审官，一定要是我们的人，否则他们气焰一旦嚣张，以后就很难压服下去了。”

张璪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元泽所言甚是。”

王雱又道：“冯京向皇上推荐的人选是范纯仁，若真要是他来做主审官，那白水潭案肯定全部是无罪释放。”

“吕惠卿丁忧，曾布虽然精通律法，但是他已经指望不上，我们如今还能找谁呢？”张璪问道。

王雱沉吟道：“开封府出缺，我以为皇上之意，白水潭之案的主审官，肯定就是新任的权知开封府……或者，交由御史台来审理！”

几个人的目光立即热切起来，但是很快又全部黯淡下去。想想自己的资历和要面对的案子的棘手，这些人都还算有自知之明。

王雱有点失望地望了这些人一眼，说道：“开封府知府要待制以上官，同判国子监李定也许是合适的人选。我会找机会向皇上推荐，但是各位也要配合我，最好是搜集一下白水潭不法乱制之事，各位正好顺便做功课。”有宋一代，御史谏官每个月必须有弹劾的表章交上去，所以王雱称之为“做功课”。

众人哄然大笑。

王雱不知道为什么，没来由的感到一阵恶心。

丞相府。

王安石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。比起宋代官员生活的奢华来说，王安石这个背负着“敛财”之名的宰相，生活却过得十分俭朴。宋代官员俸禄

颇丰,一般一家人平均每人可以请三个以上的奴仆服侍起居。但是王安石一家十多口人,请的仆人不过七八人。虽然被人讥讽“作宰相只吃鱼羹饭,得受用底不受用”,但王安石依然我行我素,并不怎么把这些闲言闲语放在心上。

自从王安石为相之后,这样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的时间就越来越少,虽然这次是王安石在仕途上遭遇挫折,但是对于王夫人来说,国家大事不是她能关心的,自己的丈夫儿女能聚在一起,才是最重要的。因此每一顿饭她都竭力营造一种快乐的气氛出来。

王昉一边吃着饭一边偷眼看自己的爹爹,朝局之事,她并不陌生,但是作为女孩子,却是不可以随便说这些的。王安石似乎显得有点衰老,但依然强打着精神,装出一副笑脸来。桌上摆了七八个简单的菜,王夫人知道自己丈夫的习惯,把最好吃的菜摆在王安石面前。因为王安石吃菜从来没有什么挑剔,他只吃桌子上离自己最近的一碗菜。

王昉见王安石心不在焉地夹着同一个菜,便一面撒娇一面给王安石碗里夹菜,娇声道:“爹爹,尝尝这个……还有这个……”

王安石看着自己这个宝贝女儿,温言笑道:“好,好。”

王雱回到家里,进了饭厅,正好看到这一幕,便笑道:“还是妹子有办法。”又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:“爹爹、母亲。”

王安石看了他一眼,问道:“去哪里了?快一起来吃饭吧。”听公公说了话,王雱的妻子连忙起身帮王雱盛好饭。

王雱应了一声,坐下来,说道:“方才皇上召见我。”

“哦。”王安石淡淡地应了一声,不再说话。

王雱迟疑了一下,说道:“皇上要我劝说父亲回中书省主持政务。”他倒不是假传圣旨。

王安石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,筷子停在碗里。

王雱笑道:“哥,看你一回来就说公事,先不说这些吧,我倒觉得爹爹早点学张良归隐,并不是坏事。一家人开开心心,也挺好。”

王雱半开玩笑地说道:“你什么时候长进过?尽出些馊主意。父亲一身经邦济国之术,不把它施展出来难道要收死在胸中吗?况且皇上是明主,难得君臣相知,若不能有所作为,岂不为后世所笑?张良归隐,那是他帮刘邦打下了数百年的基业,功成身退。现在新法变到一半,小遇挫折便说归隐,真要被后人笑话的。”

王旁一向说王雱不过，便不再说话，只小声嘟哝道：“何苦为了一个不见得正确的理想，把天下的怨恨都揽到我们王家身上。”

他说话声音虽然小，坐在他旁边的王雱却是听得清清楚楚，顿时勃然大怒，厉声问道：“弟弟，什么叫不见得正确的理想？”

他这么高声一说，顿时全家人都听清了，王安石的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。

王旁从小就有点害怕自己这个哥哥，无论是自己还是周围人的态度，都让他觉得自己没有王雱聪明有出息。在过分杰出的父亲和兄长的阴影下，王旁的性格与父兄竟然截然不同。这时听王雱厉声喝他，便不再说话，只是闷声吃菜。

王雱却气犹未尽，他身体一日不如一日，这时生起气来，胸中气血翻腾，竟是想要吐血一样。他好强地生生吞住那口气血，说道：“我们是不见得正确的理想，难道那些庸庸碌碌之辈反倒是正确的？坐视着国家一日一日被那些满口仁义道德，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们掏空而无力挽救，反倒是正确的？”

王旁有点不服气地低声说道：“我可没有这么说。”

王雱不听这句话还好，一听气又上来了，他狠狠地盯着王旁，突然冷笑道：“好啊，那你说说，我们怎么样不见得正确了？什么样又是正确的？”

王旁偷偷看了一眼王安石的脸色，见他一直沉着脸，原来就挺黑的皮肤，更显得黑得可怕。他哪里敢惹父亲生气，就打定主意退一步算了。当下低着头不再说话。

王雱见他不再说话，便转过头，继续劝说王安石。王夫人虽然感觉气氛不对，但是这毕竟是男人的事情，她不好进言，便笑道对王雱说道：“雱儿，辛苦一天了，吃饭吧，来，看看这个兔子肉味道怎么样……”

王雱勉强一笑，应道：“娘，知道了。”一边继续对王安石说道：“爹爹，你不是常告诉我们做事贵在坚持的吗？任何一件事情，都有困难，只有坚持下去，才会有最后的成功。现在的新法，就需要你的坚持呀！”

王旁在旁边听得心里很不舒服，但是他生性不愿意和父兄争执，只好默默地吃饭，狠狠地咀嚼着口里的青菜，王安石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做声。

吃过饭后，王昉把王安石送到书房，这段时间王安石难得有空，作

为经学大师的他便开始在家里读石越的《论语正义》、《三代之治》，并开始动手写《孟子注》。王雳也跟了进来，帮他整理资料。

王昉见父兄开始忙碌起来，连忙告退回自己的闺房，穿过几道走廊，一道郁郁的笛声从后花园传来，笛声中似有说不清的烦闷与担心。王昉循着笛声走去，到了后花园的池边，见果然是二哥王旁在那里吹笛。

“二哥，你有心事呀？”王昉找了块平整的石头坐下，轻声问道。

王旁叹了口气：“妹子。”

“是不是因为爹爹的事情？”王昉问道。

“二叔和三叔都和我说过，现在爹爹变法，把天下的怨恨都归到我们王家身上，对我们王家很不利。”王旁也只有在自己这个妹妹面前，敢肆无忌惮地说话。

“可是爹爹也是为了天下的苍生呀！如果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，国家变得富强，就算我们王家受一点委屈，又有什么了不起呢？我虽是女流，却也知道如果有利于国家与百姓，即便是对自己有害的事情，我们也不应当回避的。”王昉理了一下刘海，娇声说道。

王旁看了一眼自己的妹妹，忍不住笑道：“想不到妹妹你也有这种见识，如果你是男儿身，爹爹一定喜欢你更甚于大哥。”旋又叹道：“但是我没有这种远大的理想与抱负，我更希望爹爹与哥哥平安。你也看到了，哥哥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，还要这样争强好胜，天天算计。这并非好事。”

王昉幽幽地说道：“二哥，你也不必自谦。你的学问才华，又何曾差了？你担心爹爹，爹爹也是知道的。但是你知道爹和大哥的脾气，天生的热血心肠，虽然这一次爹爹实在有点心灰意懒，但依我看，爹爹是迟早要复出的。”

王旁急道：“妹子，你也希望爹爹复出吗？”

王昉有点茫然地答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我是个女孩子，终究不明白天下大事的。”

王旁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是呀，你是个女孩子，不明白，但是爹爹和大哥，却都是人中之杰，可是他们也自处于错误之中而不自觉呢。只怪我没用，不能说服他们。”

王昉有点奇怪地看了王旁一眼，问道：“二哥，你怎么可以断定爹爹与大哥身处错误之中呢？”

王旁苦笑了一下，说道：“现在天下的士子，都知道这件事情。爹爹

主持变法，青苗法上上下下议论了许久，又是试行又是设提举官，结果搞得天下怨声载道，叫好的人没有抱怨的人多。但是石越略一改良，现在三路试行石法，成绩斐然。前几天听浙江的士子说，单是两浙路，官府也没有掏出一分钱，尽收入二十万贯，虽然水害不断，但是两浙路因为改良青苗法施行得当，再加上农业合作社的施行，农时没有耽误，也没有饿死一个百姓、出现一个流民，大家都能尽心尽力在自己的家乡恢复生产。两浙的百姓上书朝廷，希望允许他们给石越立长生牌位。这种事情，是爹爹的新法能想象得到的吗？”

王昉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情，瞪大了眼睛望着王旁，她是不太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她父亲更能干的人。

王旁看了王昉一眼，自嘲似的笑笑，道：“你不相信是吧？我也不相信。但是事实如此，我不能不相信。现在被爹爹贬到杭州的苏轼在那边大兴水利，曾布说两浙今天治绩如此之好，新法之功不可没——但那是自欺欺人，无人不知道那是石越的功劳——现在朝廷可能要派大员去那里专责兴修水利，把农田水利法贯彻好，以期标本兼治。这也是爹爹的新法唯一不引起非议的法令。到坊间去转转，百姓都在传说石越是文曲星下凡，左辅星转世，是帮赵宋官家兴万世太平的；便是士林的读书人，也有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。就算不信这些星相之说的，也都承认石越胸中实有一篇治国的大文章，改良青苗法不过是牛刀小试。”

“还有那个关在开封府狱中的桑充国，两年之前，尚且籍籍无名，现在替石越主管白水潭校务，同时讲授《三代之治》、《化学》、《物理》等数科课目，声望竟然不在石越之下，隐约可与程颢等人比肩，再过几年，竟又是一个石越了……”

王旁又和她说起石越创建的白水潭学院的气度与景象，关于石越与桑充国的种种逸事，白水潭学院的人物风采……他不似王雱，白水潭学院，王旁也是亲身去过的，别的书院，他也去观摩过，两番比较，在王旁口中说出来，更显见白水潭学院的出类拔萃之处。一席长谈，直听得王昉悠然神往，恨不得自己能亲自去白水潭学院看看。

3

几天来,赵顼一直都心神不宁。熙宁五年的春节转瞬即过,粉饰出来的太平景象随着上元灯节的结束也被打回了原形。一个宰相请辞,一个参政告病,冯京独木难支,中书要处理的公文堆满了几案。而有许多重要的事情,如曾布这样的大臣则坚持要等王安石回来再做处置,结果便是政务一天天堆积,帝国运转的效率降到了最低。

除开日常的政务被荒怠之外,朝中与地方的官员个个都心存观望,无心理政,他们更关心的反倒是王安石的去留,也许是因为这件事和他们的前途关系更紧密吧——赵顼带着恶意地猜想。但是身为大宋朝的皇帝,面对这样的臣子,他也无可奈何。新党与旧党交章上表,或者希望皇帝挽留王安石,或者敦促皇帝早日批准王安石去职,任命新的宰相,政局愈发动荡不安。

赵顼坐在龙椅上,想起昨天和石越的对话。

“陛下,王丞相去留,不可不早下决断,否则政务荒怠,为祸不浅。”

“朕也是这样想,但是王丞相执意请辞,如之奈何?”

“陛下,臣有一言,不知当讲不当讲。”

“朕与你君臣相知,有话但说无妨。”

“那么臣敢问陛下,究竟仅仅是王丞相执意请辞,不肯从命,还是陛下心里也有点犹豫呢?”

“……”

“白水潭之案,与臣休戚相关,但臣不敢以私心坏国事。今日之事,陛下不早定白水潭之案,王丞相就不可能复职,王丞相不复职,陛下锐意求变之心,由谁来实现?”

“……”

“即便是陛下真的不想用王丞相了,也应当早点下决断,臣以为中书的权威较之新法的权威更重要。中书省诸事不决,地方便有轻朝廷之心,上行下效,地方官吏便会怠于政务,国家之坏,正始于此,陛下三思。”

……

正在出神，李向安轻轻走了过来，奏道：“官家，太皇太后和太后要见您。”

太皇太后曹氏是个了不起的女人，庆历八年卫卒作乱，她临危不乱，亲率宫女宦侍死战，坚持到天亮，平定叛乱，实在不愧是将门之女。她的祖父曹彬，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尊敬的将军之一，禀承祖父的那种举重若轻的气质，她在仁宗死后，立赵顼的父亲英宗为帝，并且曾经垂帘听政，对英宗一朝的政局稳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赵顼一即位，立即尊她为太皇太后。这个女子，在大宋朝野享有崇高的威望。虽然曹太后不是赵顼的亲祖母，但是赵顼历来都很尊重她的意见。而曹氏也并不是那种对权力有着变态的渴望的女人，虽然二人之间因为种种原因，有着不可避免的隔阂，但是彼此的聪明与尊重，让这种隔阂变得那么极不显眼。

皇太后高氏是曹太后的亲侄女，是曹太后亲姐姐的女儿，也是赵顼的亲生母亲，这也是个很谨慎的皇太后。赵顼屡次想为舅舅家盖座好房子，都被高太后阻止了。最后为高家盖房子用的钱，都是高太后从自己的月俸里省出来的，没有用过朝廷的一文钱。

这两个女人在不同的时代受到过不同的评价，但是仅仅在当时而言，她们却有极好的声誉。当时的人们不会因为后世的眼光而改变他们的看法。

“叩见娘娘、母后。”娘娘是皇帝对曹太后的称呼。

“官家起来吧。”曹太后笑着扶起年轻的赵顼，在皇宫里，她们都管皇帝叫“官家”。

赵顼站了起来，也笑道：“不知娘娘和母后找朕有什么事？”

曹太后正容说道：“我听说外间王安石请辞，中书百事俱废，心中忧虑，我是快要去见仁宗的人了，万一有天去了，仁宗问起来今日的朝局，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，因此请官家来问问，看官家是何打算。”

赵顼连忙笑道：“娘娘身康健，一定长命百岁。外间并无他事，朕会处理好的，娘娘尽可放心。”

曹太后温言说道：“官家，你也不用宽慰我，我五十多岁了，早就应当随仁宗而去。我并不是要干预朝政，昔日仁宗在时，民间若有疾苦传到我耳里，我一定会告知仁宗，请他下旨解救。现在我也是一样的。”

赵顼笑道：“这个朕深知的，只是当今民间却没什么怨言。”

曹太后缓缓看了赵顼一眼，说道：“官家，民间对于青苗、免役二法甚多抱怨，我也听说了。石越改良的青苗法效果不错，如果不能罢青苗法，就当于全国推行改良青苗法，何苦让他处百姓受苦？王安石虽有才学，前段却闹得数千学子叩阊，这种事情我死后若告诉仁宗，列祖列宗九泉之下如何能安心？他既然请辞，不如便把他罢免了。如果官家想保全他，就放他到地方，他必定是一个出色的太守。况且中书不能长时间无相，如果政事荒怠，官家更应当早做决定。”

赵顼连忙说道：“娘娘教诲，孙儿不敢不听。石越青苗法改良和农业合作社，当预备推行全国。然而王安石也是极有才能的大臣，现在除他之外，仓促间无人可用。”

高太后听他这么说，在旁边说道：“官家，何谓无人可用？韩琦、富弼老臣，司马光、文彦博老成之辈，苏轼兄弟是仁宗亲口说的宰相之才，便是石越，依我看，也只欠了一层资历。”

赵顼苦笑道：“韩琦老了，加上边防缺一帅才，非韩琦不能镇守；富弼病体缠身，文彦博已是枢密使，枢府亦不能无人；司马光太过保守，苏轼兄弟是轻佻之辈，行为不检，在地方历练或有所成；石越的确是个人才，但是他年纪太轻，资历太浅，用来参赞机务辄可，如果遽然重用，肯定不能服众。儿子亦有儿子的苦衷，国家之势，非变不可，不变法不足以富国强兵，不用王安石，儿子无人可用。况且王安石也有他的长处，不仅仅学问见识皆是人中之杰，而且敢任事不避嫌怨，不怕把天下的怨恨聚于己身，一心想着国家百姓，这种人是难得的忠臣。”

曹太后默然良久，方温言说道：“官家自有官家的见识，只要官家记得，做皇帝关系天下的兴亡，行事一定要老成谨慎，时时刻刻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里，小心行事，就能做一个好皇帝。现在朝局乱成这样，稳定朝局才是关键，不管官家用不用王安石，都要早下决断，中书不可无宰相。有了宰相，朝中官员才不会首尾两端，一心想着谋自己的利益，他们才能安心办事。这一节官家一定要记住。”

赵顼笑道：“娘娘的教训，孙儿牢记在心。”